

# 一岁枯荣

■郭宏景



又到了年终岁尾开始盘点的时候，大小屏幕、各种报章都充斥着火爆的年度关键词、年终总结、新年规划等。我也该静下心来，回望一下一年来的点滴得失了。

真的坐下来静心反思，努力清理杂乱的思绪，想起刚刚过去的忙忙碌碌的一年，脑子里蹦出一句话：“回望苍茫来时路，春秋漫度又一年。”

记得年初，我在刚换上的台历首页很文艺地写道：2016，继续出发！之后便走进了或繁忙、或平淡的日常生活。在冬春交替的时节，我一趟趟地奔波在儿子求学的路上，为他愁苦，为他解压，为他鼓劲，为他呐喊。我也一直固执地把他比喻成乡野里经霜的、扑棱棱生长的麦苗，虽然平凡无奇，但于朴实中积蓄着成长的能量。在苦思冥想后组字成文，以一篇《通往春天的生长》来告慰我们父子一起熬过的十多年寒窗辛

天街小雨润如酥。腊冬，一场小雨不期而至，淅淅沥沥，点点滴滴。窗外，天虽有些阴沉，但没有了雾霾，纵有些凉意，心里却很清朗。女儿回家了，趁着这份心情，上街买几样菜去。

撑一把雨伞，走在湿润的街道，在这个年龄，在这个季节，虽没有踏在青石巷偶遇丁香般姑娘的情怀，我还是很享受路边梧桐树叶上滴下的零星雨滴，不紧不慢，随意地敲在我的小花伞上，让我的心情也隨意地润朗起来。

星期天，是个闲散的日子。街道上车来车往，人行道上人来人往，但都没有往日的匆忙。我随意踱到市场，忽然间耳边便嘈杂起来，各种吆喝声不绝于耳，有便宜打折的，有新鲜刚到的，有传统手工的，有家养野生的……当然，也少不了讨价还价的。南来的，北往的，海陆空什么东西都有。买菜的大爷声音苍老，听着厚道；中年的汉子声如洪钟，热乎暖人；白发的大娘有些急切，充满期待；青年妇女简单明快，干脆利落。偶尔也有稚嫩的童音，清甜悦耳。琳琅满目的商品，熙熙攘攘的人流，在这个腊冬的雨天，让人分明感到了春节的临近，感受到了久违的年味。

过年，是我儿时最期盼的事。过了中秋，便扳着手指数着离春节还有几个日子。放了寒假更是一天一天地熬着，盼着春节的到来，仿佛在人群里，要削尖了脑袋，累弯了腰，也要往前挤，挤到春节的门口。晚

上做一个梦，也是春节的美事。香喷喷的腊肉，红红的鞭炮，一件新袄，一个双层的文具盒，最期盼的是那一张张崭新的一角毛票，攥在手里，感觉握了整个春天，在小朋友眼前晃一晃，无比的幸福自豪……

儿时的春节，是有套路的。二十七炒炒米，二十八熬麻糖，二十九打豆腐，三十烧腊肉。炒好的糯米，抓几把放在新袄兜里，若是有几颗小白兔奶糖，那便更好，一定放在最里面的兜里，时不时咬半颗含在嘴里，感受那甜蜜的味道。吃麻糖、喝豆腐脑、拿两根筷子反复地搅着麦芽糖，那都是开心不过的事。

不管平日里和小朋友咋玩，藏猫猫、溜珠珠、过家家、转灯笼……但三十那天，是一定要乖的。白天帮父母择菜、洗菜，特别是洗莲藕，冻得两手红通通的也无怨言。晚上贴好春联，钻进塑料布架好的浴棚里洗一个难得的澡，搓掉所谓的金漆，一身轻松地跑到灶边，帮着姐姐用劈柴熬腊货。这时候，是不会轻易走开的，扑鼻的香味，早已撩出一串口水，一锅的腊味，腊肉、腊鱼、腊鸡、腊兔、腊豆腐、腊猪血……热腾腾的，香喷喷的，总想多尝几口，此时的灶房胜过了皇宫。

三十的腊味，圈在口里，会香上一年。但真正的热闹和期盼还在初一。那时候，没有“春晚”，我会趴在爷爷奶奶或父母的腿上，听着《封神榜》、听着《隋唐演义》、听着《岳飞传》甜甜地睡去。父母托着我放进暖

## 三

时令进入冬至，阳台上的几盆菊花终于不耐严寒的侵袭，枯干的花低下了头，发黄软绵的叶子抱紧了枝干在风中瑟瑟发抖，直叫人喟叹、怜惜，以至于我迟迟不忍把它们清除。

屈指算来，这几盆菊花从刚刚吐蕊时被我请到家中，已经两个多月了。在我的精心浇灌和耐心期盼中，从玉米粒大小的花蕊到慢慢初放、绽开、繁盛，直至长成拳头大小的风姿绰约的花中君子，我目睹了它们生长期的全部过程。在静静的观赏中，我甚至能看到它们伸枝展叶的动作，我分明能听到它们呼吸吐纳时的声音——那一刻，世界是无比的美好，安详！

如今，它们终于繁华落尽，风光不再，成了几蓬干枯的花枝标本。唏嘘感叹之间，我惊奇地发现，在它们的根部，长出了几株小小的嫩芽！不大的花盆里，枯枝和嫩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那种感觉，像极了农村里随处可见的留守老人和儿童，吸引着我每

天细心地照看、赡养。我也始终相信，在那些隐忍的悲苦之下，一定充满了生命传承的力量和情义。

## 四

进入十二月份，气温越来越低。因为一次计划中的采风活动，我从温暖的城里回到了寒冷的乡下。行走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，我又看到了年初的景象：一排排落光了叶子的本地杨树枝丫伸展，纵横阡陌，下面是大片的绿色麦苗，柔嫩得让人心疼，满含着希望。不过，这略显单调的景色，虽然年复一年地重复着，但绝不是简单的日月轮回，更不是粗糙的刻板复制。因为，没有人怀疑，那伸向天空的枝丫会越来越粗壮，那铺满了大地的麦田也会有着不同的丰和歉。

是啊，不论年轮的粗和细，也不论收成的丰与歉，自然界里所有的生命，哪个不是经历了365个日子里风霜雪雨的洗礼？哪个不得不接受荣华衰枯的残酷考验？也只有在历经了岁月侵蚀、洗尽铅华之后，这些造化的宠儿，才能体会到逆风飞翔的快乐，才能品尝到时光磨砺的甘苦，最终，在脚下的一方土地上，生老病死，歌哭诗行，以自己的姿势站成一版绝佳的风景。

## 五

2016年的最后一天，我把穿了五年、脚底烂裂的棉鞋拿到楼下修理。一个在街边坚守了十多年的小小修鞋摊儿，已然成了大家的生活坐标。衰老的修鞋匠接过棉鞋，一如往常地认真查看、选料、切割、打磨、粘合、晾干……动作娴熟而从容。修好一试，还是那么合脚，那么舒适，那么温暖。

穿上刚刚修好的棉鞋，怀揣着对生命和历史的敬畏，我虔诚而又踏实地走进2017。

# 年味

■陈文

好的被窝，我便在那一屋的腊味、一屋的年味里酣然睡去……

睁开眼来，便是初一了。初一的年味是伴着隆隆的炮声而至的。我迫不及待穿好父母昨晚就已叠好放在床头的新衣，先到爷爷奶奶的房间跪拜祝福讨压岁钱，此时爷爷奶奶必定已端坐床前，换上他们最好的，虽不一定是新的，但一定是最干净的衣裳，满脸慈祥地等着我，笑呵呵地说，我的小孙子终于来了，祝你新的一年长大个儿，学业有成，身体棒棒！拥抱一下，亲上一口，我便拿着崭新的钱票乐颠颠地跑走，逐个儿找父母哥姐请安，讨压岁钱。浓浓的亲情和浓浓的年味，充溢着我的童年。

初二了，牵着父母的手，掂着京果、麻糖、烧酒，一路欢呼雀跃着去姥姥家。姥爷姥姥一定会抚摸着我的头说，我的小外孙又长高了，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。他们说完，便从袄襟里掏出发黄的小手绢，拿出卖鸡卖蛋的钱给我。拿着带着姥姥姥爷体温的压岁钱，一个冬天也感觉不到寒冷。姥姥姥爷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病逝，我竟没能见上一面，每每想来便有无尽的愧疚……至今，他们慈祥的笑容，依然清晰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。

伴着风雨，伴着岁月，我一天天长大，而年味却越来越淡了。今天，在这个细雨蒙蒙的日子，在这个热闹的集市，我又感到了丝丝久违的年味。

是以记。

## 岁末（外二首）

■王伟

时光仿佛一双手  
抚摸着四季  
抚摸匆匆而逝的  
每一个日子  
二十四节气等待  
依次亮相登场  
周而复始地演绎着  
亘古的歌谣

吃过冬至的饺子  
喝过腊八的粥  
年味就变得越来越稠  
慈母的眼睛  
充满无限的期盼  
开始每天向村口张望  
在外漂泊的游子  
何时回到故乡

## 收破烂的汉子

蹬着一辆旧三轮  
在大街小巷漂泊游走  
大声地吆喝  
收破烂啰  
各种旧电器  
啤酒瓶 纸箱子 旧报纸  
他从来不用电喇叭  
他说那会扰民  
他那双枯树皮般的手  
认真地捆扎纸箱子  
仔细地数着饮料瓶

他租住在廉价的小屋里  
吃最便宜的饭菜  
为的是多省下一点钱  
因为女儿在上大学  
儿子在读高中  
车轮碾过城市的四季  
却很少碾过家乡的小路  
只有在过年时  
才会回家  
与妻儿亲近  
与父母团聚

## 乡村集市

农历双日  
是逢集的日子  
农用小三轮  
拉着新鲜的瓜果蔬菜  
各式小货车  
载着时令的衣帽鞋袜  
从四面八方赶来  
寻找一个有利摊位  
开始努力地推销自己  
叫卖声 呶喝声  
以及商贩们的电喇叭  
弥漫着整条大街

农村的年轻人  
大都外出打工了  
赶集的主角  
是一些老年人和小孩子  
他们精心地挑选着  
自己所需的东西  
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 
他们满意而归  
等正午一过  
热闹的集市便慢慢冷清  
就这样日复一日  
乡村集市在继承和演变

